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山 雨

王统照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王统照代表作

山 雨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任海灯 编选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王统照代表作：山雨 / 王统照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③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691 号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王统照小传

王统照,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笔名剑先、容庐等。1897年2月9日生于山东诸城县,1957年11月29日病歿于济南。父亲王秉慈爱好诗文,多才艺。其母李清,日照县人,出身书香门第,精通文墨,善于书画,这对提高他的文学素养很有帮助。

1902年入家塾启蒙,1913年就读于济南省第一中学。1918年赴北京,考入中国大学英文系,同年在《妇女杂志》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纪念》。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在北京发起成立我国最早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22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叶》,是“五四”以来最早的白话长篇小说之一。次年又写了《黄昏》。这两部以反封建为主旨的作品,揭露了绅商地主的罪恶,反映了被欺侮的弱女子的痛苦,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1924年,作者初期小说代表作《春雨之夜》出版,表现了对人生“爱”与“美”的追求及幻灭的惆怅。1932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霜痕》,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1933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山雨》,是他的代表作,作品反映了北方农村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军阀压榨下,经济崩溃的黑暗现实。由于作品被当局查禁,作者被迫离沪,自费赴欧洲考察古代文学艺术。历经英、法、荷兰、意大利、瑞士、波兰等国,写下了长诗《九月风》和散文《欧游散记》、《青岛素描》等,直诉了对祖国危难的焦虑。1935年回国后,曾担任《文学》月刊主编。抗战爆发后,在上海音专和暨南大学任教。1938年出版抗战诗集《横吹集》,作品基调昂扬,乐观自信,催人奋进,是抗战初期诗坛上的重要作品。1939年出版的散文小品集《繁辞集》,标志着作者散文创作的最新成就。他的短篇小说名作《华亭鹤》于1941年出版。作品塑造了一个重民族气节胜于父子之情的朱老仙的形象,作者以曲折的笔法抒发了浓郁、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1945年返青岛,翌年执教于山东大学。1947年为抗议国民党当局暗杀爱国志士闻一多和镇压学生运动,愤然辞职,其间写的诗文多表达对黑暗时局的愤懑和对光明的渴望。

解放后,历任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省文化局局长、民盟济南委员会主任等职。抱病勤恳工作之余,出版了文艺随笔集《炉边文谈》,诗歌《鹊华小集》等,为我国现代文学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目 录

王统照小传.....	1
------------	---

长篇小说

山雨.....	3
---------	---

短篇小说

湖畔儿语.....	213
生与死的一行列.....	219
“搅天风雪梦牢骚”	225
刀柄.....	235
华亭鹤.....	246

散 文

血梯.....	259
人道.....	261
青岛素描.....	264

旅途·····	272
乡人一席话·····	278
恶意的快乐·····	282
快乐说之另一解·····	283
“私”与“占有欲”(一) ·····	285
“私”与“占有欲”(二) ·····	286
道德的自律性(一) ·····	287
道德的自律性(二) ·····	288
原始性的情感·····	290
王统照主要著作书目 ·····	293

长篇小说

山 雨

一

冰冷清朗的月光下，从土墙围成的小巷里闪出了一个人影。臃肿的衣服长到膝部，一双白鞋下的毛窝在月光中分外清显。他沿着巷外的石子街道穿过一带残破的篱笆向村子的东头走去。

修长的怪影映在薄有雪痕的地上。大耳的皮鞋，不整齐的衣服，还有斜插在腰带间的长旱烟袋。他身上的一切反映成一幅古趣的画图。

路往下去，愈走愈低，他在一个地窖的天门前立定，——说是天门却是土窟的穴口。在地上不过三尺高，人是要弯着身子向里走的。一扇破了缝的单门透出地下面微弱的灯光。

照例的用手掌拍门之后，下面有人从破缝中向外张望了一会，即时将木门移动，这突来的人影随即在月光下消逝了。

室内的沉郁的空气与浓密的烟使这新到的客人打了一个喷嚏。原来这不满一丈长八尺宽的地下室中却有十几个农人在内工作，闲谈。

“夭！陈大爷，快过来暖和暖和，看你的下胡都冻了。”一个五十岁的编席的人半哈着腰儿说。

“呕哈！今儿个的天够一份！夜来的一场雪使了劲，天晴了却也冷起来。我，——不用说了！这样的天气大早上还跑到镇上去，弄到天快黑才得回来。是啊，人老了什么都不中用。回家喝过几杯烧酒还觉得发冷……”下来的老人一边说一边向腰里掏出烟管在油腻的荷包中装烟。

“什么？你老人家的事就多。快近年了，又有什么事还得你跑来跑去？怕不是去催讨利钱？”另一个穿着粗蓝布短袄的中年编席的农人笑着说。

“罢呀！老二，你净说得好听。不差，这两年放钱真有利，四五分钱都有人

使。你倒是个伶俐鬼，可惜我没钱放了！年还不晓得如何过得去，你听着！”他将执烟管的一只粗手的五指全放开，“赊的猪肉，找人家垫的粮钱，娶媳妇的债务，下半年摊纳的买枪费，我再算一遍：六十吊，一百二十吊，又二十吊，三十多吊，合起来怕不得八十块洋钱。好！放给人家自然又得一笔外财！咳！可是如今反了个了！”

他的有皱纹的瘦削的长脸骤然添了一层红晕，接着在咳嗽声中他已将旱烟装好，向北墙上的没有玻璃罩的煤油灯焰上吸着。

一向躺在草荐上没有起来的赌鬼宋大傻这时却坐起来，搔搔乱长的头发道：“对！陈庄长，你家的事我全知道。从前你家老大曾同我说过不是一回，这种年代正是一家不知道一家！上去五年，不，得说十年吧，左近村庄谁不知道本村的陈家好体面的庄稼日子，自己又当着差事。现在说句不大中听的话，陈大爷，你就是剩得下一个官差！……”宋大傻虽然是这里著名的赌鬼，他并不真是傻头傻脑，有一份公平热烈的心肠，所以他都是想起什么便说什么的。

“大傻，你倒是公平人。不过老大还常常同你一堆儿玩，你就是这一份脾气改不了，老大更不成东西，近来也学会玩牌。……”老人虽这么直说，口气并不严厉。

“算了罢，陈大爷，冬天闲下来玩几次牌算得什么，又是一个铜子一和，我这穷光蛋能玩得起，你家老大还怕输光了家地？他的心里不好过，你老人家不大知道，可是我也犯不上替他告诉，儿子大了还是不管的好。……”

即时一屋子里腾起了快活的笑声，先前说话的编席的人咧着嘴道：“你真不害臊，快三十了还是光棍子，却打起老太爷的口气来。我看你赶快先管个媳妇来是正经，——有好的也许改了你这份坏脾气。”

“咦！奚二叔，你别净跟我不对头。我是替古人担忧啊！有了大孩子的人应该知道怎么对付孩子。像我找个媳妇也许不难，不过谁能喂她；再一说什么好脾气坏脾气，我看透了，这样的世界！你脾气好，一年好容易集留了一百八十，啊呀！等着吧！难道敢保定就是你自己的？”

一根纸烟的青烟在这位怪头脑的少年的口边浮起，这是在这地窖中最特别的事。

新来的老人坐在木凳上伸了个懒腰，叹口气道：“大傻的话不大中听，是啊，他何尝说得不对！你大家不大到镇上去，终年又不进一次城，不比我，跑腿，知道的多。好容易集得下几个钱；话说回来了，今天我到镇上去，没有别的，为的是要预

征啊!”

这是一个惊奇的新闻,满屋子中的农人都大张着眼睛没有话说。因为陈大爷的术语在他们单纯的思想中还听不懂,还是宋大傻有点明白。

“预征就是先收钱粮吧?”

“对呀。现在要预收下年的钱粮!你们听说过这种事?从前有过没有?”

“这算什么事!”五十岁的编席子的奚二叔放下手中的秫秸篾片道:“真新鲜,我活了五十岁还没听见说过呢!”

“然而我比你还大十二岁!”陈大爷冷冷地答复。

“到底是预——征多少啊?”角落的黑影中发出了一个质问的口音。

陈大爷揩抹着不多的苍白相间的胡子慢慢地道:“一份整年的钱粮!不是么?秋天里大家才凑付过去,我不是说过借的债还没还,现在又来了!没有别的,上头派委员到县;县里先向各练上借;练上的头目便要各庄的庄长去开会。……”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呢?……”朱大傻的不完全的比喻。

“什么开会?”陈大爷接着说:“简直就是分派那一个庄子出多少,限期不过十天,预征还先垫借,……还一律要银洋。铜元不用提,票子也不要,可也怪,镇上的银洋行市马上涨了一码。”

“那么还是那些做生意的会发财。”奚二叔愣愣地问。

“人家也有人家的苦处。货物税,落地税,过兵的招待费,这一些多要在他们身上往外拔。遇见这时候他们自然得要捞摸几个!”

“可不是。”宋大傻将纸烟尾巴踏在足底下。“头几天我到镇上裕丰酒坊里去赊酒,好,小掌柜的对我说了半天话。酒税是多么重,他家这一年卖了不少的酒,听说还得赔帐。他们不想作了,报歇业却不成,烟酒税局不承认。这不更怪!做买卖不教人找本,还不准歇业,世界上有这样的官!……”他兴奋得立了起来,却忘记这地窖子是太低了,额角恰巧撞在横搁的木梁上,他本能地低下腰来,额角上已是青了一块。

他抚摸着这新的伤痕,皱皱眉头却没说什么,——在平时他这冒失的举动一定要惹得大家放纵的大笑,现在只有几个年青的人咧着嘴儿向着他。

“有这样的官!”宋大傻虽是忘不了碰伤的痛楚,却还是要申叙他的议论。“不是官是民之父母么?现在的狗官,抽筋剥皮的鬼!……”

奚二叔瞪了他一眼,因为他觉得这年青的赌鬼说话太没分寸了,在这地窖子中

是露不了风,可是像他这些有天无日的话若是到外面去乱讲,也许连累了这个风俗纯正的村子。同时一段不快的情绪在这位安分的老人身上跳动。

宋大傻也明白了这一眼的寓意,他嗤吓地笑了一声。“奚二叔,不用那么胆小,屋子又透不了风,我大傻无挂无碍,我怕什么!不似人家有地有人口,大不成的往后说一句话,还得犯法!我就是好说痛快话,其实我是一个一无所靠的光棍,这些事与我什么相关?酒税也好,预征也好,反正打不到我身上来!可是我看见不平一样要打,一个人一辈子能喝风不管别人的事,那即是畜类也做不到!……”

奚二叔被这年青人的气盛的话突得将喉中的字音咽了下去。

陈大爷坐在木凳上提了提高筒的家中自做的白棉袜,点点头道:“话是可以这么说,事可不是能以这么办的!这几年的乡间已经够过的了,好好地休息下都有点来不及,何况是一层一层又一层的逼!谁教咱是靠天吃饭,实在是靠地吃饭啊!有地你就得打主意,吃的,穿的,用的,向上头献的,统统都得从土里出!现在什么东西都贵了,说也难信,一年比一年涨得快。譬如说自从银元通用开以后,镇上的东西比前几年价高得多,地里的出产,——收成就是粮粒落价,不收成又得花高价钱向人家买粮粒,怪!怎么也没有好!不知怎的,鬼推磨,谁家不是一样!除非自己一指大小的地都没得,那样捐税少得下?从这四五年来又添上防匪,看门,出夫,出枪,联庄会,弄得年青人没有多少工夫去做活,还得卖力气,格外掏腰包。年头是这样的刁狡,可是能够不过吗?做不起买卖,改不了行,还得受!只盼望一年收就算大家的运气。——今年就不行,一阵蚂蚱,秋天又多落了两场雨,秋收便减了五成。……”

“减了五成,你们自己有地的无非是肚子里不用口里挪。我们这些全种人家的地的呢?主人家好的还知道年成不佳,比每年要减成收租,利害的家数他不管你地里出的够不够种子,却是按老例子催要,不上,给你一个退佃,(这是善良的,)到明年春天什么都完了!种地的老是种地,乡下人容易揽得来几亩佃地!……”角落里坐着的那个三十岁左右的痨病鬼萧达子轻轻地说出他的感慨。

奚二叔本来早已放下了两手的编插工作,要说话,不想被冒失的宋大傻阻住了,这时他再忍不住,便用右手拍着膝盖道:

“大家说来说去埋怨谁?尽管你说,当不了什么!陈大哥,说点老话,这些年青人记不得了!上去二十年,六七十吊钱的一亩地,二十文一尺棉花袜布,粮钱说起会叫人不信,一亩地找三百文,这便什么也不管了。轻易连个拦抢的案子也没有,

除非是在大年底下。陈大哥,你记得我推着车子送你去考,那时候,我们到趟府城才用两吊大钱!……自然这是做梦了!日后万没有。陈大哥,到底是怎么的?你还识字,难道也说不明白为什么?这二十年来东西的价钱都同飞涨一般,乡间不论是收成不收成总不及以前宽裕,还有上头要钱要得又急又凶,为什么呢?”

这种严重的问题迫压得全地窖中的人都茫然了。连颇为晓得外事的宋大傻也说不出。陈大爷又装上了一袋烟,向石油灯焰上去吸,一点灵敏的回忆骤然使他的脑力活泼起来。

“袄!想起了,这些事都是由于外国鬼子作弄的!……”不错,这是个新鲜的解答。将这十几个人的思力能以引到更远更大的事情上。在他们的茫昧坦白的心中,这句话仿佛是一支锐利的箭射中了他们的旧伤,免不得同时有一个“对”字表示他们的赞许。虽然这个字有的人还没有说出口来。

尤其是奚二叔,他从经验中对于陈老人的简单的答语更觉得这是几十年来作弄坏他们的美好生活的魔鬼。在一瞬中,他联合着记起了他与那时的青年农人抗拒德国人修铁路的一幕悲壮的影剧。接连而来的八卦教,扶清灭洋的举动,于是铁路,奇怪的机关车,凸肚皮大手指的外国人,田野中的电线杆,枪,小黑丸的威力;再往下接演下去的是八年的大水灾中日本人攻T岛的炮声,土匪,血,无尽的灰色兵的来往。于是什么都有了:纸烟,精巧的洋油炉,反常的宰杀耕牛,玻璃的器具,学生,白衣服,……零乱的一切东西随着当初他们抵抗不成的铁道都来了!于是他觉得他们快乐的地方因此渐渐堕坏下去。渐渐地失去了古旧的安稳与丰富,渐渐地添加上不少令人愤懑而一样如修铁道似的不可抵抗的魔鬼的东西。自然,这洋油,洋油灯,便是其中的一件,然而怎么办呢?二十年来不仅是他的村庄找不出一盏烧瓦做成的清油灯,就是更小点的乡村每间茅屋中都闪摇着这薰人欲呕的黑焰小灯。洋油一筒筒地从远处来到县城,到各大镇市,即时如血流般灌满了许许多多乡村的脉管。……啊!他下意识地从此句有力量的话引起了不少的纷乱的回忆与莫名其妙的愤感。在略为静默之后,他用右手又拍了一下大腿道:

“是啊,这都是由于外国鬼子作弄的!……可也怪,咱们的官老是学他,他又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手法会迷惑了大家!”

“这就是国家的运气了!”另一个在编席子的农人慨叹着。

“你小时念过几句书就会发这些又酸又臭的议论。”宋大傻若有新发现似的又弯起腰来。“什么运气!这些年鬼子作弄了人,当官的,当兵官的,却更比从前会搂

了。难道这坏运气就只是咱们当老百姓的应分吃亏！”

陈大爷用力吸了两口青烟，又从鼻孔里喷出，他沉着说：“你老是好说摸不着头脑的怪话，真是‘一攘枪’，只图口快。当官的会捞钱，是呀！现在的玩意太多，左一个办法，右一个告示，大洋钱便从各处都被吞了下去。但为什么前清时候那些官儿便不会这么多出主意，多要钱？难道说现在的人都聪明了，都坏了？……”

宋大傻瞪了瞪他那双带着红丝的大眼，嘴唇方在翕动，陈大爷赶快接着说去：“谁不明白这里头是什么玄虚，谁就得糊涂到底！”

这又是一个关子，全地窖子中的听众又没得插问的力量了。陈大爷向斜对面的赌鬼眨一眨眼睛，爽性直说下去：“人总是一样的，怎么这些年坏人多？不用提土匪了，管干什么的再没有以前的忠厚老实的样儿，要滑，取巧，求小便宜，打人家的闷棍，年青的更利害。国家的运气坏了，国家的运气坏了，到底也有个根苗！告诉你们一句吧，这全是由鬼子传过来的洋教堂，学堂教坏了的！”

他不接着去解释，在这群混沌质朴的农民中经过多少事情的陈庄长却是善于言词，他懂得说话时的筋络，应分的快利，与引动人去喝彩的迟缓，他是很自然地有把握。因为他与县官，练长，镇董，会长，校长，以及各种的小官吏谈话的时候多，在习惯中学会了言语的诀窍。

于是他又截住了自己的语锋。

首先赞同这话的是奚二叔，他觉得陈老头在平常往往与自己说话不很合得来，独有对于这些大事他是有高明见解的。“陈大爷，你这算一针见血！鬼子修铁路，办教堂，是一回事。对于咱们从根就没安好心。办学堂也是跟他们一模一样地学，好好的书不念，先生不请，教书的还犯法。可是打鼓，吹号，戴眼镜，念外国书，——譬如镇上，自从光绪二十几年安下根办学堂，现在更多了。识字，谁还不赞成？不过为什么非改学堂不可？本来就不是好规矩；学堂是教员站着，学生却老是坐着，这就是使小孩子学着目无大人的坏法子。所以啦，那些学生到底出来干什么？从前念过书的当当先生也不行了。这些孩子不愿扛锄，抬筐，更不能当铺店的小伙，吃还罢了，穿得总要讲究。不就拿着家里的钱向外跑，又有几个是跑得起？……”

他这一套感慨系之的话一时说不清楚，积存在胸中的不平的话他恨不得一气说完，然而在墙角上的那个黄病的佃农却轻轻地道：

“奚二叔，话不要尽从一面讲，学堂也发福了一些人家呢。北村的李家现在不是在那里，那里是关东呢，做官！他家的大少爷若不是从宣统年间到省去上学堂，